

三獎

作品：配音 得獎者：林姝霜

林姝霜，一九八一年生。現就讀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



得獎感言：

生命的困頓總發生在你認為微小的事情上面。有天，彷彿心落到腳底板，每踩一步都發覺生存之難，之深刻。身為一個書寫者，我只希望，這個世界，不要隨意拎走我們的靈魂。謝謝看到這篇感言的所有人。

配音

門上寫著：「進來吧，我已上吊自盡。」大夥兒進去後，發現果然是真的。（那個人說「我」，其實那個「我」已永遠不存在了。）

——《卡繆札記》

1

妹妹在床上醒過來。她聽見老舊燈泡一盞一盞，嘶嘶地叫著；父親啪搭啪搭的腳步聲；衣架與衣架的碰撞聲，她的床頭就與他的衣櫃隔著一道薄牆，每次他一開衣櫃的門她都以為她的頭要跟著被打開了。

她在黑暗中不敢睜開眼睛，她知道睜開了還是黑暗。她躲進棉被裡，抿著嘴，傾聽著，把弱小身體包裹地緊緊的。她已經不會去細數自己多少次的尖叫求饒，和肌膚上紫了又黃，黃了又紫，多少新舊傷痕。一次一次再一次，酒醉的父親拳拳入肉地搥打，她每一次都在心理祈禱是最後一次。

但永遠都不是最後一次。

2

二十五歲的K，是個配音員。

她還記得第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出現在電視上時，她覺得她的存在沒有比那一刻更真實的了。她的聲音清楚地傳進她的耳窩，使得她的臉瞬間躁熱起來，她以為全世界都在聽她說話。

後來她就知道了，那是一個虛構的世界，與真實的她無關，遙控器一按就可以把她轉過去了。為一個虛構的影像說話，跟她坐在沙發上的身體有什麼關聯？別人如果問她，她也說不上來。

但她還是很投入，從培訓，跟班到終於可以上台，她花了很多時間進入了配音的工作。有一種集體的狂熱感，她覺得她在創造一個世界，她的聲音就是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決定要素。她著迷於這樣的世界，與她自己。

「聲優」，日本人如此稱呼，指的是聲音的演員，在狹小的錄音室裡，看著螢幕上閃耀的畫面，她覺得她不只是一個表演者，還是一個創作者，一個翻譯者。這些許許多的角色都存在著她某一部的性格，她的聲音可以表現出她真實的存在，就扎扎實實地隱藏在這些角色的背後。獨白、囁語、對話、歌唱，有時母帶的音源都壓在一起了還得製造出背景音、環境音：山上海邊，開門關門，走路，接聽電話……

許許多多人的聲音，生活的細節，就在錄音室裡感受各種生命進進出出。有感情，好生動。聲音的演技，她有的，她可以立刻融入，比誰都悲傷，比誰都更快樂。

動畫，韓劇，日劇，每一個角色都有新的靈魂，新的表演，不同的詮釋和表達。她想像著，現在戲已經演了，就等她說話，讓她配音。

她專心地看著螢幕裡的世界。

3

妹妹看著自己的身體。

她太小了。小小的手，小小的臉。她知道有一天她會長大，她不會永遠是小孩。但現在，她對於這個世界的觀感就取決於存在在她周圍的人。父親就是她的世界。她已經盡所有力量討好她的世界，但世界還是令她害怕。

父親原來也不是這樣的。他不是個冷漠寡情的人。

從什麼時候開始，他陷在自己的沉默裡，愈來愈瘦。不會再有人接近他，不再有人會去碰觸他。他也需要被肯定，被重視，被愛，他以為他的存在應該可以在這個世界占一個位置。

沒有。他一無所有。失業了他沒有錢；老婆跑了他沒有愛。然後他找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他的桃花源。他用喝酒來創造。

家卻愈來愈腥臭。

馬桶裡被遺忘的騷癘，酸臭的嘔吐物，濕衣服的霉味。

妹妹，變成面容扭曲只會張口，吵鬧，令人厭煩的怪物。

他討厭她的眼睛，那種需要人百般呵護的眼神就是在提醒他自己的無能。酒醉後第一次掌摑她，手掌打在妹妹柔軟的小臉上，他也有打從心底想要尖叫的悔恨感。每一次他都用各種理由來安慰自己，清醒的時候他就用心補償。一次又一次，最後他連安慰自己都顯得麻木，他看到妹妹的傷痕還會顯得驚奇。他告訴自己，毆打她的那個人不是我，是別人，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安靜，安靜，閉嘴不要再叫！）

妹妹則開始學會分辨瘋癲和正常的父親，她可以從父親的腳步聲聽出他是否酒醉，她不再哭喊肚子餓，那是爸爸初次打她的原因。

她可以離他遠遠地，不論是身體或是內裡。

4

配音的工作讓K可以把自己藏得好好地。她豐沛的感情只存在於別的創作者那些想像的虛構的世界裡，她自己則與現實裡的事物幾乎無涉。她覺得自己只是個穿著衣服的隱形人。

現實裡她能不說話就不說，她從配音裡學到的，即使主角和路人甲有一樣的聲音特質，也沒有人會在乎路人甲的存在。除去配音工作時，她不過是個比路人甲存在感更為薄弱的人。什麼你是自己人生的主宰，她從來不相信。

今天K到一家新的餐館吃飯，服務生殷勤地介紹菜單，她聽著沒說話只有點點頭指一指，她從他臉上又看到那種一時間不知所措，好像自己該為了其他人與眾不同的殘缺負責的表情。可她又不是真的與眾不同。

幸好資本社會已經發展出許多不用說話的地方，例如書店，24小時的便利商店，DVD出租店，只要挑選好商品然後到櫃檯結帳就好了。

她總是一個人，只要基本需求就夠了，她聰明到知道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東西是真正屬於她的，久而久之在現實世界裡她也失去了表達自己的欲望。

像她有些同事，配音工作久了，已經不像生手一樣戰戰兢兢抓情緒，對台詞，一切都得心應手了，反而失去了當初的熱情。畫面不斷跳出來分他們的心，自己的存在與虛構的存在卻有了扞格。要不抹消自己的存在：重複的音調，沒有新意的聲音表情，成了機械地說話的空殼；要不辭去配音工作不再為畫面上那些表情做翻譯。當然不是每個人最後都一樣。像她，就以為配音工作是她在世上唯一可以倚賴的，出口。

5

妹妹創造了一種遊戲。她替自己製造了許多分身，她的玩伴。每一個分身都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所有人都與她親密地連結在一起，疼惜她，保護她，她們在一起的時候都好快樂。只有父親出現

的時候她會把她們統統趕走，她不要她們看見她哭泣的樣子。

她們會圍成圈說悄悄話，只有她們可以分享彼此的祕密。其他人進不去她們的世界。但妹妹有太多的祕密，不能說的，必須說謊的，所以她常對她們抱著歉疚感。

在床上幽幽醒來的時候，有時她會搞不清自己在何處，儘管她能夠存在的地方就只有一個。或許是她心裡期望自己身在別處吧。當躲無可躲的時候，被父親揪出來的時候，父親的拳頭深深打在肌膚上時，她都會希望自己不是自己，那些受疼痛的感覺，一絲絲都不存在。

這些時候，她們都不在身邊，有時候她會害怕她們不再出現，不再陪她玩或說說心裡話；有時候她又害怕她們在她被毆打時突然出現，會戳破她美好生活的假裝，把剩下的一點快樂想像全跟著帶走。

「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我不存在，爸爸是不是不會那麼討厭我，不會再打我呢？」最近她常常這樣想。

在她十年生命的小小腦袋裡，還沒有學習到的是，有時想像力也是非常危險的東西，牠的危險在於當你深深耽溺於其中，無可自拔，與現實世界產生脫節沒有現實感，常常自我意識和靈魂與肉體分開，互不相干，或許肉體腐朽之前，這個整體形成的「我」就已經消失不見了。

痛還在那我不在？現在她還不會明白，但她父親可以明白。

K 常常有那種長期旅行的人的錯覺，分不清今天與昨天的天花板，雖然她從來沒有真正旅行過。今天她沒有工作不用到錄音室去，所以她就躺在床上多睡一會。醒來的那一刻，她一時之間沒有辦法分辨出現實或夢境，到底自己現在在哪裡？有一種莊周夢蝶的哲學感覺。

同事抱怨她像穴居的原始人，竟然沒有任何可以立即聯繫她的方式，沒有傳真，電話或手機。她知道，她只是不想被找到，被迫加入一些無趣的交際；她也不明白人怎麼能在錄音室裡幾個小時不停地說話之後，又對著話筒說話。何況，那種半生不熟的情誼，初次通話時的尷尬，她也不知道怎麼面對。漸漸地，大家相信她不願意被打擾，也沒有人在工作時間以外找過她了。

K 正坐在客廳裡看租來的電影，當她不用進錄音室時這就是她平常的生活。

這部法語片在講一個不幸女人的經歷，她在一開頭就把自己吊死了，美麗的腳指頭在空中盪呀盪地，這當然是假的，是戲裡的戲。但 K 覺得這是她人生的隱喻，一個明顯的暗示。最後，女人經過許許多多的偶然與巧合，走過了傷痛，有了新的愛情。電影裡一直重複著一句話：

（愈大的不幸，愈值得去經歷。）

關掉電視，K 覺得好悵惘。人生真的有再來一次的機會嗎？她很懷疑。

愈大的不幸，愈值得去經歷？她覺得這只是事情發生了，不得不面對的安慰而已。

儘管傷痛可以過去，痛苦的經歷如果可以不要，還是不要吧。何況，她從來就不是個幸運的人，

如果的如果從來就沒有在她身上實踐過。

她坐在沙發上伸伸腰，找了一件長袖外套，打算出去透透氣。

7

當妹妹學習認識自己的時候，她已經是個習慣性說謊的孩子了。在生活裡她只有編造出許多不存在的情節，才得以生存下去。一個人的時候，她把自己放在一邊，任由分身們占據她的位置，訴說自己的人生。有人存在才有生活的細節，有發生的故事和對話，但她總是一個人，一個人跟虛構的存在說話，跟內心的想像說話。

別人在的時候，她則乖巧世故，任何人都可以從她身上嗅到那不同於同齡孩子的味道，可是極少人得以警覺地對她伸出援手。

餓到不行時，只敢向相熟的鄰居阿姨索求一點點食物，她不敢要一點點愛或是什麼感情的露水。她十歲，她已經看不見自己身上的傷痕，她也不想讓別人看到。

父親已經好幾天不在，她反而沒有辦法睡得安穩，比起毆打她更害怕就此被丟下，在這個酸臭腐敗的房子裡。她讓分身在夜裡唱歌陪伴自己，直到睡意來臨。

8

最近K老是做著一個夢。她夢見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小鎮，小鎮裡所有人都用黑紗蒙面，露出來的那雙眼睛，明顯對她有敵意。她不知道自己到這裡來做什麼，所有人都輕輕地推擠她，漸漸地圍過來，這時有人問她：你是誰？她竟然一句話也答不出來，只有不停地落淚。然後天空中不知何時降下了一條巨大的繩索，把她們全都束緊，綁在一起，面紗被風揭開，結果每個人都是她自己，長得一模一樣，有一樣怨懟的眼睛，但是有些人的嘴巴縫滿縫線，有些人就是沒有嘴巴，有些人在同一位置只剩一個窟窿，大家都一樣流著淚，說不出一句話。

她總是在這時候驚醒，並且試圖不去分析夢境的意義，她已經非常明白夢境和現實的分際。

或許因為長期的疲倦，近來她總感覺有東西在她體內騷動，有時像在輕輕刮著內裡，有時像在她體內不停地轉身，若不是不可能，她真要懷疑要誕育出什麼了。

K走在路上，覺得這個世界充斥著虛偽的畫面，冷漠的聲音；那些惱人的機械聲，尖銳的人聲，這麼多聲音的喧嘩。或許就是這樣對聲音特別敏感，才在大學畢業之後毅然決然地投入配音的工作吧。

有時候她也會像這樣在街上散步，關心那些與她共同存在的風景。看看街上的行人，櫥窗裡的事物。她發現每個人都在試圖表達自己，用顯眼的外表，形體，動作，說話的語調。像櫥窗裡擺放出的美麗照片，那些故作姿態。她總是看著看著就好疲倦，太多人太多表達了，太急切被理解，把生命折磨得好擠迫。

看著看著，她會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她的人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像一組拍壞的照片，人物背景都模糊成一片，誰都可以在那裡面；或是一張詭異的照片，肩膀上搭著一隻多出來的手，而那個不存在的人依然僅僅捏緊她的肩頭。

那個已經不存在的誰，仍然捏痛了她，毀壞了她人生的情節、其他的可能。或許像電影般有天會有一個探射燈直直從她頭上砸下來。

一個穿著花裙的小女孩在她面前奔跑，蹦蹦跳跳地快樂著，突地被路上一個突起的路磚絆倒，遂大聲哭泣起來，跟在後面的父母心焦地跑上前詢問檢視寶貝的傷口。

（一切都可以是虛假的，這些聲音是可以以配音的形式呈現的，父親的母親的女孩的。）

當K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時，她感覺自己是過於疲累了。所以她只好提早結束在路上的閒蕩。

9

暴力，暴力。妹妹模仿著電視主播的音調。她從鄰居阿姨那裡要一點食物的時候瞥見的新聞。她當然知道暴力是什麼，或許比一般人更能理解，暴力就是實際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爸爸這次出去借錢花了比平常多的時間。她有愈來愈多的時間和她的分身相處。吃飯的時候，跳繩索的時候，唱歌的時候，愈是充滿著她們的歡笑聲，她的世界就愈來愈分成兩邊。這兩邊漸漸築起一道高牆，哪邊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不能打探彼此的消息。

經過窗戶的時候，夜晚的時候，聽見門外有動靜的時候，她就會從床上坐起來，仔細傾聽是不是父親回家的腳步聲。過去曾讓她害怕不已的聲音，需要去辨別新的苦痛會不會再來臨的聲音，如今是她心之所繫的。她只是不想孤零零地被拋棄。

溫暖快樂的時候，就失去等待悲傷的記憶。

她相信不會再有暴力了，這是她熱望的祕密，在兩個世界共有的夢想。只要爸爸這次回來，一定會改變，她的世界總是一直在改變。

或許她可以去上學了，可以和其他人一樣有新的文具，在學校裡吃午餐，可以交很多朋友，大家一起玩捉迷藏；放學之後或許爸爸會抱抱她，對她說我的寶貝，爸爸給你買新衣服……

只要等待父親回來。

10

K相信那個誰已經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了。她想像過他的各種死亡。病死的；老死的；吸飽煤氣皮膚透出櫻桃色；在空中擺盪紫黑色的腳指頭；連人帶車直直開進海裡跟生鏽的車一起腐爛，變成屍體，變成一縷輕煙，變成宇宙的塵埃，變成鬼或幽靈。或許在死亡後留下了諸如「我還不想死」或「我恨這個世界」之類的遺言；或許什麼也沒留下，找不到他的痕跡了。

那又怎麼樣呢，像他這樣一個平凡的小人物，能有多轟轟烈烈。我我我能在哪裡，早就已經沒有

什麼我了。

（其實那個「我」已永遠不存在了。）

K認為自己不是個冷漠寡情的人。她只是想，一個人如果一輩子不再相見，那麼當他不存在了或許會比較好過一點。

她總認為不是時間讓她改變，是現實世界裡一次又一次的失落，慢慢積累成她現在的樣子。

她小時候總認為她長得比同齡的孩子矮小，是因為身體裡面住了一顆氣球，她成長了一點點，氣球就會跟著慢慢漲大，她害怕氣球會漲的太大然後爆炸，所以她的身體始終只敢成長一點點。

現在她覺得她身體裡面住的不是氣球，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占據了她的內裡，彼此拉扯彼此壓抑，她們掩住了彼此的嘴巴，不再讓對方傾聽到自己的聲音。就好像一個配音員用吼叫取代了演員真正的聲音；好像心不在焉的配音員讓自己的聲音和畫面裡演員的嘴形完全搭不上。一眼就讓人看出虛假。

然而，K已經成為了專業的配音員。

11

那天下午妹妹決定把她的過去統統埋葬。她可以不再是妹妹，是誰都無所謂，是誰都有比現在更好的人生。鄰居阿姨跟她說，兒福機構會幫助她，讓她上學讓她有快樂的童年，她可以徹底脫離現在

的生活。

妹妹從那個酸臭的屋子走出去，在她眼裡屋子就磚磚瓦瓦地掉下來垮下來。她去到已經放學的學校，在那裡盪鞦韆，把自己的身體愈盪愈高，愈盪愈高，就有了一種輕盈的感覺，好像身體都不存在了，不用再背負一些莫名其妙的重量。

父親已經徹底失去蹤影，從她的人生，從那些等待的日子走出去。父親成為過去，父親造成的暴力成為過去，那些身體上大大小小的傷痕會漸漸淡化，漸漸成為過去。

她沒有媽媽也沒有爸爸了。

她現實世界的牆崩壞了，另一個世界的她們都可以直接從牆的一邊探出頭來把真實的她看清楚，指責她。那個愛說謊的她。

她以為玩伴們也會離開她，可是沒有，她們反而比以前更倚賴彼此，她已經決定不要像讀過的童話故事，走向成人世界，她要永遠把溫蒂鎖在身體裡面。

從那一天，社工人員掩鼻走進父親的屋子，對她投射出憐惜的眼光時，她就決定要這樣活。沒有人知道除了虛構的世界，她不要再跟現實世界裡的任何人有任何緊密的關聯。她要把自己藏起來，這就是她往後的人生。

K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覺得可以就這樣好好地過下去。

對生活不滿的時候就看電影，在虛構的世界找安慰。

而且，K已經不是會做夢的年紀了，她知道如何跟世界保持距離避免受傷害。她明白要讓其他人了解自己曾有的生命風景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那種因為自己的幻想而積極投入別人人生的人，往往遍體鱗傷。所以那些天真浪漫情熱，之於她，是白白浪費的了。

我就是這樣了，這就是我的模樣，在她反覆告訴自己之前，她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直到某天她在電視台看到一部好萊塢舊片，描述一個小鎮將被火山侵噬的災難片。在一個熔岩四溢，滿城遍布火山灰，人們驚叫逃命的橋段裡，透過了男主角的眼睛，給了旁人一個鏡頭：一個小女孩在那裡脆弱地哭泣，臉龐寫滿恐懼無助，哭喊著自己的親人。那個鏡頭一瞬間就消失了。最後英勇帥氣的男主角，駛著一輛吉普車在岩漿上開來開去，救了他的情人，情人的一雙兒女，還有一隻狗。

電影沒有交代小女孩怎麼了，去了哪裡，因為她根本無關故事的情節。可是，那個五秒鐘的景象就是在K腦海裡揮不去，那種伸手要不到半個人，哭喊的神情，太絕望了，她幾乎要因此而落淚了。

（是誰取代了她？）

然後有一天，她變得沒有辦法好好看電視了。

只要她一扭開畫面聲音就從四面八方出現干擾她的思緒，她會一直不停尋找「正確」的聲音，她在尋找最符合畫面的聲音。她的腦袋告訴她這個聲音「不是這樣的」，「這是錯誤的」。她以為那只

是配音員的職業病的來到。

虛構的東西變得太真實，像嘈雜的八卦新聞令她不能忍受，好像戳破了真實的牆壁，讓人失去了依據，她只好選擇轉到不需要配音的頻道。

轉來轉去，突然一個畫面出現讓她驚動了一下，差點要叫喊出來。她從一則新聞裡面看到了爸爸，趕緊從另一個頻道轉回來。電視裡的主播正在報導遊民的新聞，她看到在公園群聚的遊民中間，有一個很像是爸爸。很像，但仔細看又不是。

那一瞬間的驚嚇彷彿把她的過去召喚回來，像火車車廂間的卡榫突然接起來。那些曾經的哭泣再湧現，曾經的尖叫再尖叫起來，長好新皮肉的傷口好像又會重新潰爛。她從來沒想過父親可能還存在著，她以為拋棄了過去，新的人生就會自動的等在前面。

（是誰偽裝成K？）

她不知道她再怎麼鎖住她的身體，也守不住她的靈魂。有時候就是這樣突然地意識到了，就再也不能假裝。

（是誰取代了她，替她的人生配音？）

她不知道的是，從此以後，在她自己的人生裡，就像她的職業，她也不過是個替別人說話的配音員，沒有真實的聲音，沒、有、她、自、己。

有了新身分的她，用手指輕輕碰觸著肌膚，撫摸手臂上那些慢慢變成淺膚色的舊傷痕。

父親這個名詞對現在的她已經失去任何意義，她沒有辦法想像父親仍然（或許光鮮亮麗的）存在在這個世上，因此只得以後各種的死亡來為他曾經存在的生命做註解，也因此她不再需要去乞討任何人都得以天經地義得到的愛。

她要把父親永遠當成陌生男子，任憑他在門外是我是我地敲打，她再也不讓他踏進門內一步。永不存在的那個誰。永遠的亡者。

只要她仍然渴望父親，她體內那些聲音就會不斷地爭吵，互相傾軋，直到其中一種聲音被完全抹殺。

她現在才明白，妹妹仍然在渴望那份愛。

她以為，只要妹妹可以是C，可以是L或M，不論是誰就可以再也不會是妹妹。

她想，或許是她在不知不覺中重新誕育出妹妹。不，不是，是妹妹誕育出她，與她共存，是妹妹選擇了她，她的身世，為了不再把過去裝裝卸卸，就隱身在她後面。

但過去的影像太過鮮明，以至於妹妹的記憶至今仍然阻擋著她的前進。而這些記憶帶著暴力的碎片，也讓她強烈質疑起自己的存在。

自從那次電視新聞的驚嚇，妹妹就不期地出現，做為她和現實生活的連結。

（妹妹說：我已經藏不起來了。）

（妹妹說：讓我來重新安排妳的人生吧。讓我給妳一個新身世。）

妹妹已經忘記了前陣子的自己，執迷於無望，漸漸地介入她威脅她的存在。

那些恐怖的，欺騙的，虛偽的生活，那些被遺忘在記憶底層的生活。

那棟不屬於她的屋子，那段不屬於她的時間，那個不屬於她的人，都重新安安穩穩地站在她的生活裡面。

（安靜，安靜，閉嘴不要再叫！）

她必須要尋找解決的方法。她需要一個答案。

她模仿著她曾經配過音的腳色：任性的千金小姐，稚氣活潑的小男孩，冷漠的女高中生，動畫裡那些擬人化的生物……這些虛構的形象。虛構的，也因此她可以逃開那些關於真實的連結，讓它們遠離她的生命情境，無須拒絕或是接近……

（也許死亡永遠是生命最好的解答？）

那天領班告訴她有一個新角色需要配音時，她就已經決定了自己的未來。

她像以往一樣，進去狹小的錄音室，領了稿子，與螢幕上的角色對著台詞和嘴形。

她知道妹妹會出現。她就安靜地等待妹妹。

果不其然，在她正式對著麥克風說話時，妹妹就從內裡溜出來。

她一邊玩弄著麥克風線，一邊對著螢幕裡的人物擠眉弄眼。

（妹妹問她：那麼，妳要怎麼替妳的過去配音？）

她沒回答。她已經知道答案。

她趁妹妹不注意的時候，把妹妹一把推向螢幕，推向螢幕裡面的世界，就讓妹妹永遠待在那裡面，那個虛構的世界。任憑她怎麼哭喊拍打，她已經逃不出那個世界，徹徹底底成為配音的角色，想像的人物。

跟她的現實生活一點也無涉。

（是K取代了我。）

她配音著。她微笑了。

這時，她已經完完全全成為K了。

不存在的自己

◎ 鄭清文

這是一篇喪失自己和尋找自己的故事。

故事分兩條線進行。一是妹妹，十歲左右，一是K，二十五歲。

妹妹因為家暴、父親酗酒、母親離家，她為保全自己，已有說謊的習慣，這是喪失自己的經過。

K是配音員，配音員的工作就是為各種人物配音，自己的成分愈來愈小，也喪失自己。

這篇故事，到最後，妹妹和K合而為一，本來，她們就是同一個人。

妹妹代表過去，K代表現在。重點在現在。有沒有找到自己？這次徵文，多篇寫到人的困境。困境的造成，有不同原因，不過，已成為社會的負擔。K有沒找到自己？依篇首所引用《卡繆札記》，「我」已永遠不存在了。

妹妹的消失，有強制意味，如果是妹妹主動，自己消失，可能更有意涵。